



山寨夜話

谷斯範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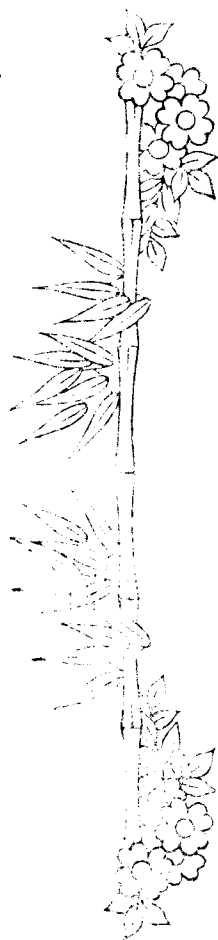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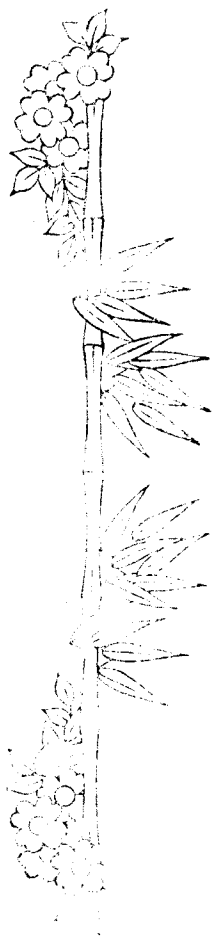
8048

山 寨 夜 話

谷 斯 範 著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• 1957 •



內 容 提 要

集中所收的八个短篇小说，是作者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写的作品。“山寨夜話”写大别山游击区，一个新四军女医务人员英勇牺牲的故事。“荒谷之夜”、“平靖关外的故事”以河南桐柏山地区为背景，表现了抗日战争初期农村的动乱面貌。“沉淀”是作者一段少年时代的回忆，写出了小市鎮的灰暗气氛，和旧社会对年輕人的迫害。“至尊”写一个小人物的悲剧。“风雨故人”、“灾殃”、“归宿”三篇，写国民党反动派統治下，善良的人民怎样饱受灾难，而另一些人却在大发国难财，反映了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大后方的真实面貌。

山 寨 夜 話

谷 斯 範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證出011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書号 1435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4 1/4 插圖 2 字數 76,000

1957年8月第1版

1957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18,500 定价(6) 0.36元

目 次

沉淀.....	1
至尊.....	28
山寨夜話.....	42
荒谷之夜.....	55
风雨故人.....	76
灾殃.....	91
归宿.....	100
平靖关外的故事.....	113

沉 淀

1

我十二岁那年，进了大桥村的高等小学校，年龄小，住宿有許多不便，由父亲的主意，寄居在那里的一家远房的伯母家里。起初，母亲反对：

“你是怎样想出来的呀？她以前住在这里的时候，唠唠叨叨的，受尽这寡妇的气，她是一天不罵人，比吃脩还难过！”

“阿洛是小孩子，这不同的。”

母亲率性針綫也不做，用長烟管吸着旱烟。

坐划船到了大桥村，父亲說了許多拜托的話走了，我依依不舍的送到門口。伯母把我領进來說：

“現在要听二媽媽的話了，喊我声！”

“二媽媽！”

她听了很欢喜，随手打开蒲包，給我一隻我家送去的苹果，問我：

“几岁了？——徐家人！这只苹果你去吃！我看你活到

五十多了，这种东西也还没福气吃过。”

被喊作徐家人的老媽子进来了，一只手伸伸縮縮的，终于說着謝謝受了。二媽媽对她說：

“味道好嗎？”

“好！好！太太！”

“自然好！又不是毒藥，吃了还要說好說坏，也沒有硬要你吃。——你几岁了？阿維。”

“我叫阿洛，阿維是我弟弟。”

“呵，老昏了！——徐家人，几家鄰舍每家送兩只苹果去，老年人老話，‘亲要亲好，鄰要鄰好！’……阿洛！你还没有回答我呢！几岁？”

我正想回答，她又高声叫了起来：

“徐家人！苹果慢些送去，又不是我家的老祖宗，要先供他們吃，……”

二媽媽說話时，小眼睛睜得滾圓，前額几根馬鬃似的白头发，和添了不少假发才梳成的烏龟壳似的头髻跟着顫动。衣服長过膝，裙子拖到脚跟，走五步路，平均要費时一分鐘，她称这叫“老派”。

“不象阿云，走路三脚兩步的，沒規沒矩，象个强盜婆！”她这样批評她的女儿。談到她女儿的朋友巧蓮时，更使她气急敗坏：

“这痴婆！裙子短得同沒穿一样，沒規沒矩的，我是老派，看不慣这种学堂生！……”

徐家人把苹果重新放进蒲包里，她自己的一只也在内，不过放得特别重，嘴里轻声咕噜着：

“越老越变！嘴饞想吃苹果，不吃也好見閻罗王！”

进来了两个人，那長的一个，她們叫他郑先生；矮的一个叫矮冬瓜，他是二媽媽的远房侄子。他們是被邀来打牌的。

“矮冬瓜！你这矮浮尸，又想騙我老太婆的錢来了！”

她始終沒有知道我几岁，急急地拿出麻將牌来，人齐了的时候，就摆好枱子。二媽媽戴上老花眼鏡声明：

“矮冬瓜，手脚要清爽！”

“矮冬瓜，打麻將要靜！”光头，穿着窄袖的竹布長衫的瘦長子郑先生說。他是自己論調的实行者，牌倒在枱子上，臉孔就同入殮前的死人一样，一只脚擱起来，袖管卷得很高，自入席至散場，不多說一句話。到后来，我才知道他还是我們的教师。二媽媽同矮冬瓜的話，象机器开足的話匣子，滔滔不絕，郑先生間或把死人的臉孔一沉：

“矮冬瓜，打麻將要靜！”

二媽媽称“中”“发”“白”叫闖禍精，深藏不出，在必須打出去的时候，小眼珠几乎要彈破眼鏡的玻璃片，把牌象轟炸机抛炸彈似的抛出去，烏龟壳似的头髻也大跳一下，高声叫着：

“滾！滾！滾！闖禍精！”

矮冬瓜打“中”“发”“白”剛同她相反，打得特別輕，随手

用油污的旧綢長衫的袖子一混，一不留心，就以为他没有打过大牌，打不关紧要的牌的时候，才高声喊：

“有福气的去和！七万！”

“有福气的去和！三筒！”

二媽媽因此常常“中”“发”“白”失碰，她一发觉，头頸伸得長長的去瞧个明白，証明果然失碰的时候，就气急败坏地：

“矮浮尸！矮脚梗！打‘发财’响也不响，好在我沒对，不然要失碰了！……徐家人，倒杯茶来，你这老瘟婆，只有偷东西能干！……矮浮尸，同你打麻將是发老昏！”

徐家人端了茶来，气势很盛的詰問：

“太太！我如果偷过东西，給你打煞也甘心的，我偷过什么东西？”

“老瘟婆！誰說你偷东西？”

郑先生皺皺眉头。矮冬瓜插了句話：

“算了，算了！我矮冬瓜来賠不是！”

郑先生那死人似的臉孔就沉下来，打架似的喝着：

“打麻將要靜！”

我听了心里很不好过，站在旁边的云姊，拉着我的手說：

“弟弟！我們到里面去！”

2

我还没有提到她呢！到现在只消眼睛一闭，风姿动人的云姊的清丽的脸，就会很明显的浮现在眼前：乌油油的已剪的发上，夹着松香制的酱紫色的压发，上面镶着发亮的玻璃粒，白洋布衫的衣钮上，插着一块淡绿的手帕，用怕羞的然而顽皮的眼睛瞧着人。我所记得的是，她很注意镇上洋货铺减价的日期和衣服的样式，而且一受了委屈就要哭。她欢喜看言情小说，遇到不懂的字句，夹一根丝线在书页里，待我放晚学回来叫我讲解；我很喜欢这种差使，她一方面听讲，一方面拿龙凤饼之类给我吃。讲得高兴时，我连美国的总统叫什么名字，雨变成雪的道理，男女平等的学说，都讲出来，她有趣味地听着。窗外天暗下去了，才突然记起什么似的问我：

“校里有人到镇上上去吗？”

“有的。”

“明天去问一声，洋货铺这几天有没有大减价？”

遇到大减价的机会，她是不大肯错过的，宁可买来放几粒樟脑丸，藏在箱子里。如买的是布匹，回来后要一尺一尺地量过，量得便宜时，喜孜孜的去告诉二妈妈：

“买了一丈，其实有一丈四……”

不论买了什么东西要请人猜价钱，价钱猜得高，欢喜地

大声說笑，猜得低，罵着：

“短命鬼！倒灶店！”

回到房間里去哭去了。

虽已二十岁，还象十五六岁小姑娘似的怕羞，客堂里坐着一个陌生的年青客人，决不肯出来，躲在門背后看一会，回到厨房里去同徐家人批評那客人的長短胖瘦；但对于熟人却很欢喜取笑，譬如郑先生打罢麻將，青着臉孔，用手拉着打縐的竹布長衫的袖管出来，她就說：

“郑先生！輸了錢当心給郑师母拉耳朵！”

郑先生如不是贏了錢，是不大回答的；他背后对人說，他是老实人，不高兴同女人七搭八搭。云姊对矮冬瓜尤其要取笑。矮冬瓜会吹牛：

“……那时我发了八万財，有一次在电影院里，忽然有一只軟軟的手搭上肩来。——我没有吹牛！一个很漂亮的女人看中了我。”

“为什么不娶她来呢？”

“娶她来？上海的女人是今天跟我，明天跟他，沒有一定的。”

云姊却信以为真，从鈕扣上拉出淡綠手帕抿着嘴，吃吃地笑：

“当心給你老婆听見打一頓！”

矮冬瓜报复：

“你什么时候請我喝喜酒呢？”

“矮胖子，短命鬼！”

云姊生气地罵，把淡綠手帕在指上絞着。

云姊和我感情很好，她家里一共是三个人，二媽媽在第一天就使我得了很坏的印象，徐家人这老媽子呢，为一枚縫針鬧得終日不安，她最宝贵縫針，而那縫針偏偏时常要丢失：

“縫針哪里去了呢？又給狐仙搬走了嗎？噫！……”

所以我在大桥村住了半年，除了在校里的時間外，每日同云姊混在一起；不知怎的，不見她的时候，非常地挂念着。这样的事情也有过，有一次上課时，我正在想着她的事情，突然，先生叫我站起来，問我：

“上到第几頁上？”

“三十八頁。”

同學們笑着說：

“还只三十二頁哩！”

被先生罰立壁五分鐘，停止課外活動三天；前者虽使我难过，后者我反而高兴，我可以早点回去，同云姊在一起了。在一起时，因年齡的不同，常是沒有話說，默默地对坐着，看窗外的天漸漸暗下去。

云姊的朋友巧蓮来的时候，我們才显得活潑了。她是鎮上初級中學的學生，云姊的放声大笑，不是她来，是听不到的。我們笑得出神的时候，二媽媽便在隔壁罗嗦起来：

“痴婆娘，全不象女人！……”

徐家人对巧蓮也沒有好評，因为她来过以后，房內的椅

子、茶壺、被頭、花瓶……象歐洲民族大遷移似的都搬了場，要累徐家人忙一通；因為她有個習慣，譬如花瓶放在左首的，非放在左首不可，椅子本來放在床邊的，現在放到床對面去了，她半夜裡記得了，也會起來，燃了燈，搬到原位去。

我第一次看見巧蓮，是在到大橋村一個月以後，那時，秋天已經來了，村上正演着酬神的刈稻戲，巧蓮借這名目回家來，順便來看雲姊，一進門就問：

“這是誰？”

“我的弟弟。”

我臉紅了，在雲姊身邊躲躲掩掩，弄着她的白洋布衫鈕扣上的淡綠手帕玩。穿着白短衫、黑短裙的學生服的巧蓮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腳攔到桌上說：

“倒生得漂亮！是未來的帥男子哩！云！我有一段新的羅曼史，對象人還漂亮，不過鼻子塌一點，你不要聽嗎？要聽？……小弟弟，你聽不得的。”

她站起來，跟雲姊咬耳朵講，講了一陣，哈哈的狂笑，倒在床上，抱着棉被打滾，嚷着：

“是這樣的一個傢伙！”

“惡作劇！”雲姊笑着打她。

“惡作劇？這般東西平日專門玩弄女性，應該給他們一個教訓。不過他還好，雖然鼻子塌一點，其餘的都是很卑鄙，小方那小鬼說女人是鴉片，舊式女子比新式女子好，還算是中學生哩！墮落青年，骯髒東西！——睡着腳酸！”“隆

隆隆”地拖过一只椅子去攔脚，摸出一封洋信壳的信来：

“这是他的信，我可不高兴給塌鼻子写回信呢！校里有几个女同学是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有信都回的。卑鄙骯髒的东西！”

“公开！公开！”云姊笑着去搶。

“这是情書，不能公开！”

兩人格格笑着，揪做一团。我給云姊拾起了落在地上的松香制的醬紫色的压发，帮着去拉巧蓮的脚。巧蓮到底失敗了，嚷着：

“姊弟倆打一个，不要臉！”

爬出床来，碰倒了一杯茶，又拿起剪刀剪一張紙，弄得滿地都是碎紙，紙剪完，話又来了：

“大桥村倒有个美男子，你猜，猜着我替你介紹。你以为是姓郑的嗎？不是！这家伙瘦得剩了一把骨头，还不很老实哩！卑鄙骯髒的东西！是他的同事，一个姓黄的教师，美男子，罕特塞姆曼伍^①，……”

“教我們体育的。”我补充着說。

“惠萊各特^②！”巧蓮喊起来。“我倒不知道他是个运动家哩！我还想向他借本小說。——你要我介紹嗎？看老朋友面上，給你介紹吧，就在明天早上。”

云姊緋紅着臉，罵着：

① 英語：美男子。

② 英語：很好。

“短命鬼!”

要去打她，巧蓮急急地走了，身后吹起一陣風，短裙子往上飛，露出白布的短褲。坐在門口砌鞋底的徐家人，等她一跨出門檻，就喪氣地關住門。我們回進房里，還聽見她在咕嚕着：

“家仙！吵家精！……喂！我的縫針呢？不是剛剛還在砌着鞋底的嗎？……”

巧蓮走后，云姊睡在床里沉思着，我向她討龍鳳餅，也不回答我，我賭氣在旁邊靜靜地看着“西游記”。過了不久，她低聲的抽噎着哭，跑過去問她，她委屈地說：

“沒有讀過書，要被人家瞧不起的！”

第二天，她很早起身了。許多次的照着鏡子，用生髮油把剪短頭髮搽得烏油油的，还用請酒帖的紅紙抹着嘴唇，衣服換了好幾次，有一點折痕，便要脫下來換一件，結果穿了那件新洗的白洋布衫，換上了雙紅色絲襪，是前個月趁大減價的機會買來的。她把那件白洋布衫看了好些時候，哭了。

“云姊，什麼事情？”

“這樣式過時了！”

她恨恨地輕聲說。把松香制的醬紫色壓發，夾在發上，并催我起身。我雖已是個十二歲的大孩子了，自己穿的褲子不是歪，便是容易滑下來，每天要由她代穿的。

她和巧蓮到校里來的時候，我們在上算術課，教算術的

歪嘴周先生叫我們在課堂里自修，他出去招待去了。同學們爭着往窗口瞧，指指划划的講，我飛也似的跑到云姊身邊去。

風姿動人的云姊，一只手搭在巧蓮肩膀上，那塊淡綠手帕捫着嘴，吃吃地笑。巧蓮向黃先生方面噉嘴。黃先生穿着白襯衫、白嗶嘰褲、拖鞋，立在寢室門口，手里捧着一杯茶，他上半天課是很少的。黃先生過來了，云姊拉拉巧蓮要回去，巧蓮很大方的應酬着，云姊緋紅着臉，眼睛看着地。

跨出校門，巧蓮格格地笑着逃，云姊生氣似的追，罵着：“短命鬼！短命鬼！”

終于又親密地把手搭在她的肩上，說笑着走了。

她們走后，周先生拉着我的手，到教員休息室里去。這時已退課了，鄭先生拍去竹布長衫上的粉筆屑，坐下去改大字，黃先生笑着對他說：

“今天你值日，怎么不出来招待来宾？”

“我是不高兴同女人七搭八搭的！”

“不要客气，你交际廣闊，还想請你介紹哩！”

同學們來拉黃先生比毆子，他來不及放下茶杯，已被擁出去了。

鄭先生不是師範生出身，飯碗時常起動搖，所以他瞧不起一切的師範生，對師範生出身的黃先生攻擊得很厲害，背後罵他沒有人格，黃先生則批評他沒有資格，兩個人暗斗得很凶；這時黃先生出去了，他用紅筆指着門口，小聲地告訴

周先生，說那“沒有人格”的想利用他。

3

云姊的漂亮，在大橋村是數第一的，可是做媒來的並不多，附近的幾個媒婆，都受過二媽媽的“上馬三槍”的傷，她們咒天誓地的說：

“爛腳骨的再跨進這根門檻來做媒！”

二媽媽的“上馬三槍”，相當於普通所謂資格檢查，初試，復試。第一槍是：是不是學堂生？她以為學堂生是要離婚的，萬萬嫁不得。第二槍是：有多少田地屋宅？第三槍是：吃洋行米飯的嗎？據她的經驗，吃洋行米飯會發財的，她常說：

“我只有阿雲這個寶貝女兒，一定要給她揀個在洋行里發財的姑爺。老年人老話：‘丈母揀女婿，要揀得仔細’……”

吃洋行米飯的往往是學堂生出身，所以這媒一直沒有做成功。以後媒婆也少來了，這倒使我高興，每次媒婆一來，這古老的屋里，就顯得更冷靜，媒婆在着時，雲姊就躲到門背後去聽，向我搖搖手，叫我不要響也不要動的坐着，媒婆去了，又常為了一點小事情同二媽媽吵嘴，所以我一看見媒婆就討厭。但也有例外，有一次，使我和雲姊都很高興。那是剛過重陽節，近初冬時候了，有一天晚上，外面刮着很大的風，窗門“呀呀”的叫個不住，我們都坐在屋子里，意外

地来了一个媒婆，那个媒婆先說到矮冬瓜老婆偷了人家的鷄，还說少了一只鷄，不要臉；又說她嫁过来时，矮冬瓜还是戶好人家，可見嫁人揀田宅也靠不住；再說到她給云姑无时无刻不在留意，現在本村学堂里有姓黃和姓周的兩個教員……

自然，那兩個教員是資格檢查、初試、复試都通不过的，但那媒婆会說話：

“如有緣的，‘丈母娘看女婿，越看越欢喜’；沒有緣的，也好湊个麻將搭子。……”

二媽媽終於答应了，同意兩個明天到我家来一次。

这一夜，云姊不停地問着我黃先生的事情，我說黃先生牙齿很白，很好看，兩只手嘴里一捫会裝猪叫，我們常常十个对一个同他打架。

“他的房里你去过嗎？”

“去过，还在他的床上翻筋斗。”

“他的枕头是不是綉着很好看的花呢？”

“这……沒有留心呀！”

“那末，他的手帕，……譬如，角上綉着外国字……花朵……”

“云姊，我沒有注意到呀！”

第二天，第一个来的是矮冬瓜，我們还睡着，就听见他在唱秧歌戏了：